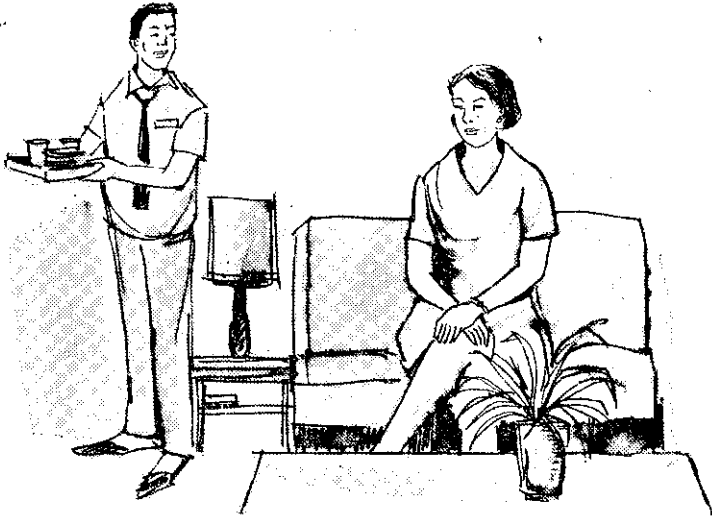


田壯著·小顧圖

倘若時光能倒流

每天清早，我總是無助地，
聽着他，匆匆離亂的忙來忙去。



倘若時光能倒流，我真希望回到陷身黑暗中，摸索地過日子。

三年前一場眼病，我的双眼失明了。從那時候開始，我就陷入沒有光明的境地。起初，我連吃飯都感到費力，更不用想做其他的工作。那時剛好暑假，婆婆帶着小叔們來幫我在家做事。那樣畢竟不是長久之計，秋天來到，他們就回到學校上課去了。大夥兒一走，孤獨無助就從四面八方向我包圍，在看不見的世界裡，沒有人談話，令我感到無聊寂寞和恐怖。

每天清早，我聽着茶的動作。他匆促雜亂地忙來忙去，好不容易才把一餐早飯做好。然後，他一起去上班，我就無告地枯坐一整天，直到晚上八點鐘，他加了夜班回來。接著又聽他吃力地做飯、洗滌；晚飯吃過後再忙了一陣，就聽到他哈欠連連，又是該睡的時候了。

午夜，聽他均勻的呼吸，我不忍心吵醒他。長

夜漫漫，我常徘徊夢鄉之外，把淚水往肚裡吞。我怎能苛求？白天，他在公司裡已經忙了十多個小時，回到家裡又要理這些家事。我多麼渴望重溫結婚以前那段情話綿綿的日子，盡管我一再找話跟他談，他總是三兩句就把話題結束，我聽得出他心不在焉地敷衍我。有時，整整一天一夜裡，我聽不到他三句話。

這一天，森比平常遲了一個鐘頭回家，一進門就聽他唉聲嘆氣。我不見他的表情，但我體會得出，他一定遇到了挫折的事。也許挨了課長一頓官腔，或許升遷的事沒有指望。

他的工作很繁重，希望最近的升遷有他的分。不幸，就因為我失明，連累他無心工作，常常遲到早退，影響了他的考績。

不論發生什麼事，總與我拖累他有關。聽他又開始手忙腳亂，我決定摸索到廚房去幫他做點事。

「你過來幹什麼？」
我很傷心，我一片好意想來幫他做事，沒想到他第一句話不是溫和的歡迎，而是粗魯的斥責。

「我要幫你做點什麼。」我依舊摸索過去。

「不要，不要過來！」他大聲地

吼着。

「幹麼這麼大聲？」我有點不甘心，我是一片好意。

「不要碰到那邊！」他驚叫着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陣乒乓響起，我撞倒了一疊碗盤，只是驚惶地呆呆站在那裡。

「走，走！」他暴跳如雷，連推帶拖地把我拉到客廳裡去：「叫你不要過來，你偏不聽，氣死我！」

我楞楞地坐在客廳，聽到他在廚房裡咒咀。吃晚飯時他粗魯地喊我吃飯，我傷心地使性不吃。

「不吃算啦，」他依舊盛怒未息：「我已經够煩了！」

整夜我傷心地哭泣著。
「不要再煩我！不要再煩我！」他被我吵醒，硬著心腸竟獨自睡到客廳沙發上去。

次晨，我睡醒過來，他語氣緩和了些。叫我吃早飯，我沒理會他。久久，我聽到他拖著沈重的脚步在門口走來走去，好一會足音才漸漸離去。

聽不到他的脚步声，我就後悔起來。我回憶昨天想幫他做事的動機原是一片好意，沒想反而增添了他許多麻煩。他從公司回來已經一肚子火氣，再碰上我幫的倒忙，他怎麼不心煩



他讓我摸摸每一顆粗細不同的枝幹

呢？這幾個月來，他已經勞累不堪，而我只會吃飯，怎麼能怪他？我決定等他下班回來鄭重向他道歉，以了却心中這分歉咎。

快到中午，森突然回來，使我微感驚訝，他今天為什麼這麼早就回來？是不是跟同事嘔了氣呢？會不會跟上司頂撞呢？或許人不舒服了？

不管怎樣，我的歡咎愈想愈深，凝神細聽他的動作，却先聞到一陣香噴噴的味道飄過來。

「秀玉，趁熱吃——你喜歡吃的蝦餃！」他溫柔地遞過來一雙筷子。接過筷子，我激動得兩手顫抖，禁不住落下了眼淚。

「吃吧！」聽他

低沈的聲音，我體會到他手足無措：「秀玉，昨天我對你太兇了。」

「我不該不聽你的話，增添了你的麻煩！」我止住了哭泣說。

「不！是我心情不好，我不該把煩躁在你身上發洩！」

我心裡一震，問他：「為什麼心情不好，是不是別人都升了？」

「嗯，他們都升了，這幾個拍馬屁的傢伙！」他憤憤不平的說。

「一定是我害了你！」

「算了，不談這

些。」他平靜下來：「我現在看透了，光是認真工作並沒有用處，我已經發誓，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，其他的閒事不必多管。我就是責任心太重了，吃力又不討好。」

「不要灰心，好人總有出頭的日子。」我安慰他。

「秀玉，」他撫摸我的雙手：「我多糊塗，一味想升遷，人都快變成機器，生活的情趣也給忘了。」

我說：「你該上班去了吧，時間不早啦。」

「下午不用再上班，課長要我在外頭辦一件事，我已經辦好了。」他說：「別談工作，聽聽音樂。」

田園交響曲滋潤了我的心胸，沈浸在往日的幸福回憶裡。我們在林間小徑漫步，聽鳥的歌唱，再穿過茂密的樹林，草原上仰對碧空。

那個下午，我又重享初戀時光的溫馨。我覺得，幸福的翅膀又飛回到我的身邊。

第二天早上，當我醒來時，發覺他不在我的身邊。我正在奇怪，他這麼早到那兒去了？却聽到屋外有輕悄的口哨聲，由遠而近。門開了，他進來了。

「怎麼不多睡一會兒？」他溫柔的聲音裡混和著陣陣花香。

我不禁地吸了一口氣：「好香的花，你買的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不是，那兒來的？」

「我採的，你猜是什麼花？」

我搖了搖頭。

「再想想，」他告訴我，有錢也無處買這種花。接著他又提示，以前我們常在野外田溝上看到的。

我突然記起那種特有的清香，又掀起了往昔甜蜜的日子。我們一同在田野散步，追逐胡蝶，流連於朵朵潔白似輕紗的花蕊之間，那香氣越來越濃烈：

「我想起了，」我愉快地：「蝶仔花！」

「答對了，」他俏皮地：「我決定每天早上都去採點回來，好陪伴你濃長的白天。」

「那要好遠的地方才有呀！」

「不遠，來回一個鐘頭就够！」他的音調裡充滿了愉快。

我的心情日益開朗，也逐漸習慣於摸索的日子。我重新學會了洗衣服做飯的工作，以及簡單的家事。

我能工作，照顧自己的事，也就減輕了他許多不必要的負擔。

每天早上，他總是伴我走到一處農場，在那碎石的小道上，晨風迎面送來七里香的花香，還有聽不完的百鳥之歌。

假日的下午，他帶我穿進一片茂密的松林，讓我撫摸每一株粗細不同的樹幹，遞給我幾根松針，然後像個行家似的談松樹的故事。我頗為驚訝，他從那兒得來這些森林的知識。

稱贊他知識豐富，他只微微的笑著說：「活到老，學到老！」

突然我體會他的用意。記得有一天他讀報紙給我聽，菲律賓建造一所專供盲人使用的花園，那是特別強調觸覺音覺味覺的花園。他曾經感嘆地說：「可惜台灣沒有這種花園，要不了，我也可以帶你去玩！」

他摘了幾個松果，我欣喜地放在手中玩弄。穿過松林，來到一處有潺潺水聲的溪旁，沁涼的溪水澗到我的



森，出門去可要保重身體！

腳上，我感到非常地涼快。」

「好涼呢！」他用手玩弄着水叫喊起來。

回程，我們哼着輕快歌曲。

又是一天，下班回來，他孜孜地說：「秀玉，送你一件禮物。」

我接過來一摸，是一副圓圓大大的眼鏡。

「太陽眼鏡，」他說：「時下最流行的款式。」

「你要我在家戴它？」我不懂他的意思。

「不，明天要帶你上街去！」

「上街？」我依舊茫然地，整整兩年我從沒有到過街上，我不想，也想不到我上街有什麼好處。

「你忘了？明天是你的生日，剛好是禮拜六。中午我們先到青玉吃飯，然後到白屋喝加非，聽唱片，吃過晚飯後，再一同去聽榮星兒童合唱團演唱。」

「太好了！」我快樂地叫起來，把頭埋入他的懷裡。

這真是最美好的一天，我們按照計畫玩得極好，盡管我有許多不方便，但這並不影響我們的快樂。聆賞天使般愉快的歌聲，我跟所有的聽眾一樣，一再狂熱大喊：「安可！」

曲終人散，我們走到外面，一陣

冷風迎面吹來，我才突然想到森今晚出奇的緘默。

他一反往常，不再仔細地為我解說每一首歌曲裡蘊藏的故事。

「森，」我想起了，以前他還是一個小學生的時候，也是合唱團的團員：「旅行演唱好玩嗎？」

「嗯，」他的聲音出奇低沉。你曾想念從前那些快樂的時光嗎？」

「會。」他有氣無力地回答。一輛計程車在我們身旁停下來，他說：「我們坐計程車回去！」

「不要，」我說：「那要花好多錢！」

「沒有關係，上車吧！」他扶着我上車。

「森，你今晚上怎麼搞的，怪裡怪氣？」

「沒有呀，」他的聲調依然是很低沉。

我觸到他的手，尖叫出來：「哎呀，你的手好冷！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你怎麼啦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胃有點不舒服。」

「怎麼，疼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看大夫去，好嗎？」

「不要，太晚了，明天吧！」

這晚，他時痛時歇地呻吟了一夜。我愛莫能助，陪他一夜沒睡，好不容易挨到天亮，我要他請假去看大夫。

旁晚，他回來了，告訴我沒有請假，已經去看過大夫了。吃了藥，胃疼已經好了。

過幾天，婆婆來看我們，令我驚

喜的是，婆婆決定在我們這兒住一段時期。

我心裡有點過意不去，婆婆來了，她自己家裡也有家事，心裡一定放不下。我私下跟森說到這事，他才告訴我，是他請婆婆來的。原來他要到北部出差半個月，怕我一個人在家不方便。

我有點奇怪，十幾年來他從沒有出差過，而且他工作部門也沒有出差的必要。

也許他看到我意外的表情，就問我說：「怎麼，你怕一個人在家寂寞嗎？」

「不，」我說：「是什麼事情，怎麼會派你去？」

「代別人去的，」他有點不安似的遲疑了片刻才說：「我實在不想去，可是課長指定了我。要不，我實在不願離開你。」

「能有機會到外頭走走也是件好事。」這回輪到我安慰他。

意外地，他出差了一個禮拜就回來了。

「他們真笨，七天就可以辦好的事，却申請了半個月。」一進門他就這樣的解釋：「也好，這些多出來的日子，就算我的特別假期。」

盡管這幾天，我們像往常一樣每天到農場去散步，檢松果，但是我却感覺到有點反常。

人家不是說，小別勝新婚嗎？結婚三年來他第一次離家出差去，他提早回來，我正暗自歡喜，這幾天是屬於我們最甜蜜的日子。

然而，我的期待落空了。也許是他出差路途太勞累的緣故吧。我只有這樣地自我解釋。

可是，環繞於我心底的疑問，時時去而復返，無法化開。

他一定瞞著我做些什麼不讓我知道的事，是壞？是好？疑團像雪球一樣愈滾愈大。

我的預料沒錯，這個疑團在我的腦裡滾了一個多月，終於解開了。原來是件天大的喜事，而且是双喜臨門。他已經得了一家醫院的通知，在兩個月內，我將能接受眼角膜移植手術，他把一切手續都辦好了。

我太興奮了，聽到這個消息，我呆了半晌才說出話來：「這一定要花好多好多錢吧？」

「錢？」定是花了很大的代價，所以他為這些錢的來源花費心機，聽他久久接不上話。

頓了一會兒，他有些嗆咽地：「不管花多少錢，只要你能復明，那就是我最高興的事了。」

「我們那裡來這許多錢？」

「不要擔心這些，只要你能復明，任何代價我都不在乎。」

另外一件事是，他通過好幾道的甄試，終於擊敗許多個角逐者，派到日本去接受技術訓練。

「唯一的遺憾是——在你移植眼角膜的時候，我不能陪伴你。」他有點傷感地說。

「真湊巧，兩件事情竟然是同一時間。」

「我不能放棄這個好機會。」

「對，你應該去，這事關係你的前途。」

「秀玉，」他雙手緊緊地握住我的手，柔聲地說：「你會勇敢地一個人接受這一場手術嗎？」

「我會！」我把頭埋進他的懷裡

激動地哭泣。撫摸他的臉和雙臂。忽然，我驚惶地縮回了手。從前他豐滿的臉頰粗壯的雙臂，都像漏了氣似地枯乾了，幾乎是只剩皮包骨頭。我驚叫起來：

「森，你怎麼瘦成這個樣子！」

「我自己倒不覺得。」他似乎很輕鬆地說：「也許讀書讀得太晚的緣故。」

「你一定操勞過度了，」我想起來，他是個好勝心強的人，為了通過甄試，他一定拼命開夜車。一個人又要工作，又要照顧家事，再要讀書，就是鐵打的身體也撐不住。

想到這裡，我無限憐愛地說：「森，出國去可要保重身體！」

「我知道，」他說：「我倒是擔心你。」

「我會記住你的話，勇敢地接受手術的。」

「那我就安心了。」

半個月後，他到日本去了。行前，他固執地不要我去送他。我有點困惑，也許是他第一次遠離親友家鄉去到異國的緣故，別離的前夕，他竟傷心地哭了。

「別哭了，好像一個孩子。」我抑壓著層層的離愁，安慰他。

好一會，他止住了抽噎，說：「我心裡很難過，秀玉。」他似乎想說些什麼，却又嚥下去了。

「你應該高興，當你回來，我一定到機場接你。」

「到機場接我？」他語氣十分恍惚地。

「你怎麼啦？」我奇怪地問。

「哦，沒有，希望你的眼角膜移植手術順利。」

他走後的第三個禮拜天，婆婆陪我到醫院去接受移植手術。我很想去向那位移植眼膜給我的人墓前致意，至少也該向他的家屬道謝。

婆婆阻止了我說：「以後再去也不遲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我頗為不解。

「現在去，那你會——增加他們的悲傷。」

婆婆一說，引起了我深深的感動。眼角膜的贈與和移植並不是很普通的事，這需要有很大的勇氣，才能打破傳統保守的觀念。

同時，也要有無比的捨己為人的博愛心胸，才能做出這件義舉。想到這些，我油然而興起無限的敬意。

「那是一個什麼樣的人？」我問婆婆。

「是個年青人，」婆婆有些傷感：「他有一個年老的母親。」

「年老的母親？」我更加敬佩：「她也能答應她兒子，將双眼贈給送人家。」

「當然，母親愛他的兒子，兒子臨終希望如此做，母親那有不答應的理由？」

「一個偉大的母親！」我由衷地說：「媽媽，當我重見光明的時候，我一定要拜她為義母，把她當做自己的母親一樣奉侍。」

「可憐的母親！」婆婆的聲調哽咽，她是一個易傷感的人。我可以想像到，當她面對那位悲傷的母親時，一定會同她一樣的傷心。

手術進行很順利。護士們向我道賀說，這是最順利的一次移植手術，並且告訴我，看起來成功的機會是百分之百。



第一眼就看到婆婆滿布皺紋的面容

婆婆和小叔們輪流到醫院照顧我，想起遠在日本的森，要是此刻他在我身旁，不知會有多高興。

手術後的第三天，森從日本寄來一封信。二叔讀給我聽，雖然簡單的短箋，我却感到那裡面含著無限的情意。

他一定知道我接到信時還不能親自讀信，所以他沒有寫出綿綿的情意。我捧著那封信反覆地撫摸，我從那兒得到無盡的愛意。

護士們說得不錯，我的移植手術百分之百地成功了。挨過漫長的黑夜

，我終於重見光明。

第一眼看到婆婆滿布縐紋而憔悴的臉容，我滿懷的歡喜。這幾個月來，婆婆爲我實在够辛苦了。婆婆想是過分疲勞的緣故，她臉上失去了往常的笑容。

我問護士借來一面鏡子，端詳我的双眼。也許一再看了許久的緣故吧，奇怪，我忽然對這双眼睛產生熟悉的感覺。

出院後，我急切地寫信告訴在日本的森，可是當我把信寫好之後，才發覺森寄來那封信遺失了。

我清清楚楚記得，那晚二叔把信讀完就交給我。那封信我會把玩良久，然後我就睡著了。

第二天，我未曾再留意這封信是否在我的身邊。我到醫院去向那個打掃的女工查問過，她說：「要是有一封信，我一定會交還你。」

她說得很有道理。我又問了二叔，他也沒有再看到那封信，我覺得有點蹊蹺，一定有人故意把信藏起不讓我。否則，好端端的一封信怎麼會不翼而飛？

我立刻覺得自己的想法很可笑，那會有人故意把我的信藏起來，不叫我看。的道理。

找不到森寄來的信，就無法知道森的地址，我只好把寫好的信攔起來。我想森會很快再寄信來。

婆婆每隔一兩天就來看我，我真擔心她這樣太勞累了。她住的地方遠在四十公里外的山裡，來時，她總是大包小包地帶來山產和日用品。從她手上接來那些東西，我心裡實在過意不去。

我體會到婆婆比從前更疼愛我，

也許是森遠在異國的緣故吧，每次她來了，總是把我當作是一個小女孩似的，關心我的起居飲食。

當她知道我迫不及待地寫了一封長信想寄給森時，嚇了一跳，說：「別那麼心急，大夫關照過，目前還不能過分用視力。」

「我知道！」

並非我疑心太重，婆婆似乎隱藏著一件事，我幾次想問她，可是又不敢問。也許因爲我住院花了不少錢而負債吧？我暗地想，好幾次她都彷彿要告訴我什麼似地。

「秀玉，」每次她總是無緣無故喚著我的名字。

「媽媽，有什麼事嗎？」

可是，一看到我全神貫注地看她時，又把話嚥下去。

這天，婆婆又來了，眼往回不同的是，她決定在這兒多住幾天。那晚，婆婆臉色凝重地說：「我有一件重大的事要告訴你。」

「重大的事，」我聽得一怔：「是關於森的消息嗎？」

婆婆凝視著我，彷彿沒有聽到我的問話，神情恍惚：「我也只好把事實告訴你了。」

「媽！」我悚然地叫出聲來，婆婆的眼神從來沒有像這樣過，那裡面糾集著憂愁的悲傷和絕望的痛苦：「媽，究竟是什麼事？」

「秀玉，你必須勇敢地接受殘酷的事實。」

我細細地嚼這句話的含意，驀地意識到埋藏在婆婆心裡秘密，對我來說可能是可怕的打擊。既然事實如此，我能再躲避嗎？

我心裡突然升起了無比的勇氣，

非洲文化

我國派遣農耕隊到非洲，已有十多年的歷史。許多農家子弟到過非洲，在異國辛勤耕耘，以中國人的智慧與工作精神，爭取中非國民友誼。

你了解非洲嗎？你對於非洲文化知道多少？請注意本刊下期專稿。洪本撰著，附有珍貴照片多幅。



——我急於知道事實真相，也希望事實並沒有如我想像的可怕。

「媽，請你立刻告訴我！」

「秀玉，」婆婆平靜了許多——但是我仍然看出，她努力抑制住極大的悲哀：

「你公公去世那年，我才三十歲，遺下五個嗷嗷待哺的幼兒。我只有認命，悲傷有什麼用？孩子們和我自己都需要活下去！」

婆婆說到這兒，淚水就禁不住地泊泊流下：「阿森，這可憐的孩子很乖，又懂事。不但不用我操心，還能幫我做事。

不論家裡田裡，老實說，我的勇氣都是阿森的行動激發的。就這樣，我們的家才能進入小康之境。

阿森的天資又好，能進入鄉裡多少富有人家羨慕的國立大學。可是——老天不長眼睛，他跟他爹爹一樣，也患了這絕症。」

「阿森，他？他？」我愣住了。久久，我才茫然地搖著頭：

「沒有理由，一百個沒有理由。阿森不會死！」

「他確是去了，」婆婆淒然地：「秀玉，你必須接受這個事實！」

「我不能相信！」我無助地看著婆婆。

「聽我說，秀玉！」婆婆止住眼淚，冷靜地說：

「半年前他感到身體不適，到醫院去檢查才發覺是胃癌。大夫診斷出來，決過不了六個月。

可憐的孩子，他知道了也沒有說什麼，只要求把他的眼角膜移植給你，我自然答應了他。

他很冷靜的安慰我，不要悲傷。

他要我不讓你這這件事，即使手術後也不要告訴你。

他編造了許多故事，比如出差，到日本去受訓；可是，這些事能永遠瞞住你嗎？」

我不言不語，此刻我的內心空空蕩蕩地。

「秀玉，這半年來，他的痛苦是無可比擬的。半年前他就沒再去上班了，爲了不讓你痛苦，他把痛苦隱藏起來。一個人最痛苦的，莫過於抑壓痛苦，強裝快樂！」

「媽！」我心裡有如一萬支尖針在穿扎，我無法忍耐，不禁放聲大哭起來。

「秀玉，你不能太傷心，那會傷害阿森的眼睛，現在的你，不是你一個人，在你身上有阿森的一部分。看到你，我就像看到阿森一樣！」

殘秋，我接受婆婆的建議，搬回到山裡去。

搬運家具的卡車，穿過農場碎石道上。

清晨的陽光從疏疏落落的樹林照射出來，迎面晨風送來七里香的清香。

倘若時光能倒流，這一切就像是在昨天。



我心裡有如萬箭穿心，不禁放聲大哭！

此列車後灰塵滾滾，幾片楓葉墜落在夕陽晚風裡。
我心裡在想，倘若時光能倒流，但願它能倒流。

——全文完

徵稿

本刊各欄都歡迎投稿！我們經常需要照片、訪問特寫、兒童故事、刊頭、小說、家庭實用及趣味性短篇。照片放大爲明信片大小，來稿寄本刊編輯部簡小姐。